

西南民族地区校内外教育系统功能研究

么加利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

摘要:西南民族地区校内、外教育系统在功能发挥上各行其是;两大系统的功能发挥各自存在正向的价值,同时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两系统的功能互补应当是西南民族地区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系统;功能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059-05

就空间而论,西南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存在校内外两大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区域内人才培养与传承的基础。厘清两大系统的功能发挥,明确其内在价值取向是探寻两大系统功能互补,实现区域内教育整体和谐发展的生成之路。

一、西南民族地区校内外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

根据系统论原则,“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即结构;系统在一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即功能”。在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于结构,这是决定论的”^[1]。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而论,学校内外两大系统存在着不同的结构形态,这也决定了其功能实现上的差异。

(一)校内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

对于西南民族社会而论,校内教育系统从外部社会移植而来,此系统和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及体现于其中的文化无质的联系,其功能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推动民族地区走上现代化民族发展之路。

1. 培养与现代社会同步的人

人的遗传素质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人最终是在实践中,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与环境共同改变和发展着。在广大的西南民族地区,学校构成了区域内的“文明孤岛”。在其内部,

无论是教育者,或者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无不是外部现代社会学校的翻版,表现出以主体民族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学校大力培养学生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校内教育系统的受教育者表现出对外部现代生活方式的热切向往即是这种教育功能充分发挥的结果。无论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走出本民族并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但校内教育系统确实培养着学生与外部社会同步的意识与追求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们接受校内教育后其语言运用、衣饰装扮、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2. 改造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汉代学者董仲舒在其《对策二》中指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学校作为教化的场所,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会辐射到所处社会之中,起着化民成俗的教育功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显然是一个集成性整体(integral whole)——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社会建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风俗^[2]。西南民族社会在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文化并表现在其生产、消费、习俗、信仰等诸多方面之中。学校教育系统作为外部现代社会的符号与象征,它总是携现代文明之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区域内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这样,区域内

* 收稿日期:2007-03-26

作者简介:么加利(1966-),男,山东聊城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教育学原理、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2006年规划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改革的深化研究”(06JJA880056),项目负责人:么加利。

各民族文化尤其是特色方面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学校教育系统而成为被消解的对象,如广泛存在于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被定位于迷信,闲适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被看作为懒惰,不少葬俗、婚俗被认为是陈规陋习。学校时时发挥着改造如上文化特质的功能,力图以主体民族之风、现代文明之俗教化西南民族之民,目的在于使区域内民族社会快速地融入现代社会之中,通过民族文化的改造,实现与主体民族的融合。

3. 普及科学知识,发展民族经济

社会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和条件是多方面的。除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外,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也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论,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其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人们仍囿于颇具原始色彩的生产观念与生产方式之中,如生产中的靠天吃饭,粗放式耕作与田间管理等,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区域内民族经济的发展。

西南民族校内教育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如上状况。学校课程所昭示的现代意识与科学观念,造就了具备一定现代文化修养、精神境界和科学素质的民族成员,使他们能够勇于冲破传统的生产方式中保守狭隘的一面,为生产中运用科学技术提供了观念上的前提。更进一步,校内教育系统还直接传播劳动技术,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落到了实处。受过这种教育的民族成员离校后即投身于本民族生产生活之中,他们运用校内学到的知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例如,地膜覆盖技术的推广,优良品种的采用,田间管理上的精耕细作等,所有这些都在这部分人的倡导与带动下逐步得到整体民族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实施推广。

(二)校外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

西南民族地区校外教育系统存在于民族体内,扎根于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是一种“同步内生型”教育。这决定了其功能发挥的立足点在于传承作为“整个生活方式总和”的民族文化。

1. 培养原始完满的人

从校外教育系统的运行机制看,这种教育以一种极为朴素的形式、融于所在民族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教育内容丰富多彩,教育方法灵活机智,教育场所适机而变,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教育过程的无处与无时不在。这种教育培养出来人的素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对完整性。他们既是自己所需要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又

是劳动产品的消费者,同时还是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拥有、表现和享用者。应当说明的是,这种人的素质全面性、完整性是与其所在社会的较低生产力、分工极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较封闭的生活空间相适应。“马克思曾把这种具有原始色彩社会状态的人的发展状况概括为‘原始的丰富’。”^{[3]14}

2. 生存、维持功能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 Rogers, 1902-)对澳大利亚一土著民族备感兴趣。这个民族在现代人连一周也活不下去的严酷环境中竟生存了两万余年。深入考察后他发现,此部落之所以具备如此强的生存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极其注重传授给下一代关于生存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如怎样在大沙漠中辨别方向,怎样寻找水源等。对此,他不无感慨地指出:“显然,在一种敌意和相对无变化的环境中教授知识,为它提供了生存之路。”^[4]这生动地体现出校外教育对一民族的生存和维持的重大作用。

西南民族地区的生存条件尽管不如上例那么恶劣,但仍具有相当的严酷性,如封闭的地域空间、恶劣的交通、可资利用土地的缺乏及分布零乱等。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之下,西南民族地区不少民族的生活仍带有明显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征。他们倾己之力向大自然索取赖以生存的必需物品,同时利用民族文化中的生存智慧与信仰顽强地维系着自身的生存意识与生存实践。可以说,没有校外教育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西南民族地区生存及维持必是难以为继。通过如下知识的代代相传,如简单生产工具的制造、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基本食品的烹制、必备衣服的剪裁与缝制等,使年轻一代能够取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他们扎根繁衍提供了物质上的基本保证;另外,对下一代宗教观念的培养也使其在比较严酷的生活条件下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例如,川西普米族生活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宗教活动,早晨起床后吹海螺,烧松枝,点酥油灯,老人们几乎全天候地念诵五字真言等。这样的情况在西南民族地区极为普遍,不胜枚举。通过这些活动,他们虔诚地相信,自身时时接受着神灵的庇护与恩赐,并在死后进入到永恒的极乐世界。舒缓生存的压力、燃起生活的希望等都存在于这种校外教育场之中。

二、西南民族地区校内教育系统功能价值分析

西南民族地区校内教育系统的功能在于向民

族体内注入外部文化,促进民族社会与外部现代社会的融合,这种功能发挥既有其正面的效应,也有其负面的效应。

(一)校内教育系统功能发挥的正效应

西南民族地区校内教育系统使初步的科学知识得以普及和应用,封闭的民族意识和蕴含在民族文化中的一些陈规陋俗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并得以改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社会的发展及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首先,校内教育系统为民族社会培养了一批与外部世界融通的民族成员。这部分人掌握了初步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一方面,他们开始尝试运用科学的东西指导自身的生产与生活,例如,在农牧业生产中开始注重科学管理,良种选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改变其卫生意识与习惯等;另一方面,本民族固步自封意识在其身上也逐步淡化。他们开始以一种开放的眼光看待外部社会,并表现出吸收他文化、改造本民族的创新意识。这部分社会成员是推动西南民族地区走上现代民族之路的中坚力量。

其次,校内教育系统功能的发挥使西南民族地区一些陈规陋俗开始得以破除。仅仅通过校外教育,各种文化特质,如部落礼仪、婚葬习俗、原始宗教等虽然可以传递下来,但很难得以筛选、整理、交流和提高,而这一点则可以通过校内教育系统来弥补。通过校内教育系统,民族社会中一些陈腐的东西如童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婚俗在下一代得到抵制;盲目崇拜、万事求助于神灵的非主体意识得以消解;超越常规的铺张性厚葬、奠祀之风也得到改造。

最后,校内教育系统向民族社会中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丰富了民族文化,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例如,区域内大多数民族平时已基本改穿汉族服装;在饮食方面,汉族食品馒头、面条等也逐步融入到他们的饮食结构之中;在居住方式上,除了老年人倾向于围火塘席地而眠外,年轻人更倾向于独居一室,这些不经意的生活细节转变在校内教育导向之下悄然发生。本文无意表明如上改变绝对必要并必须,但通过相应改变方便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却是事实。另外,科学合理的生活习俗如卫生观念、营养观念等也日渐纳入到民族社会的视野。所有这些都说明,西南各民族文化中正在被注入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无论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心理上丰富方便了他们的生活。文化得以丰富还体现在各种娱乐活动上,表现最明显的是歌舞。通

过校内教育系统功能的发挥,现代歌曲、舞蹈开始在区域内传唱流行。这无疑拓展了民族地区人们的娱乐资源,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二)校内教育系统功能发挥的负效应

校内教育系统功能的根本指向在于向民族地区推进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此功能的发挥对丰富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发展民族经济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带有文化兼并色彩的外部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推进对民族社会的发展也有其不良影响。

首先,外来文化的全方位推进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全面肯定。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往往导致民族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失衡,对民族社会的正常延续及可持续性发展起到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一个文化因素,在它本土的社会体内本来是无害或者是有利的,但是在它所闯进的另一个社会体中,却很容易产生意外的、极大的破坏作用。”^[5]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人类现代化的进程时,提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旨在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全方位推进也使西南民族地区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短期经济效益,在开发西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政策导向之下,对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滥采滥伐行为即与校内教育所传播的现代发展观密切相关。建立在资源掠夺基础上发展经济的措施,在西南民族地区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是西南民族地区人民在备受经济穷困之苦并在现代文明意识激发之下致富意识突发性膨胀的结果。追根溯源,校内教育系统对这种意识的膨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上举措即便产生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整个民族地区将会承受随之而来的恶果,如经济发展后劲的严重不足、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环境的污染等。

其次,外来文化的全方位推进同时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全面否定。这种否定的背后隐含着大汉族的独尊意识,其结果则会导致对民族文化中优秀合理部分的全面否定及随之而来的整体民族文化生态的失衡。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的观点:“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种族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文化也都是人类行为可能性的不同选择,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文化的所谓原始与现代的差别,也并非意味着落后与先进这类评价,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与所属社会的相适能力。”^[6]西南民族地区在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其完整的生活

方式与文化形态,并体现为民族社会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家庭关系、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交叉包容,互为依托,构成了一个完备和谐的文化整体。例如,在西南民族社会,虔诚多礼、乐于助人、热情好客、尊老爱幼等道德观念蔚然成风。又如,很多风俗体现了他们在万物有灵论宗教观念支配下对大自然的尊重。傣族《教规》、纳西族《东巴经》、普米族古训都有“不准在水源旁大小便”、“禁止在河里洗尿布”等,表现出对水的尊崇。再者,各民族普遍存在的动物图腾崇拜则把人与动物关系提升到人神关系的层面,曲折地表达着一种对自然的感恩回报之情。正是如上意识,才进而衍生出立夏后封山不许打猎、打猎过程中不许猎杀孕期母兽及幼兽的诸多规约。这些规定看似平淡,但它们在各民族族群内已升华为普遍的伦理信条,体现出智慧的生态观念。如上文化形态的诸多方面反映出西南民族社会构建其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内在意识——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总之,西南民族地区文化观念中包含大量的合理成分,它们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目前带有兼并色彩的校内教育功能发挥指向上外来文化的全方位推进恰恰否定了这笔宝贵财富,这在以下观念中得以鲜明体现,例如,不加分析地把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看成是迷信愚昧,必欲彻底铲除之而后快。纯朴、正直豁达之民风被看作为愚钝。这些观念的传播必将导致区域内民族文化的优良特质的沦落。

三、西南民族地区校外教育系统功能价值分析

(一)校外教育系统功能发挥的正效应

西南民族地区校外教育系统在提高民族社会自适应与自组织发展等方面起着不容替代的作用。它强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身份意识与凝聚力,避免使本民族被淹没在外来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使自身以独立的一员,屹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

就生产水平而论,整个区域内社会经济仍处于一种分工极不发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并在整体上尚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各民族成员的一切活动都还不得不紧紧围绕着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进行,他们必须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必须洞悉和参与多种生产过程和通晓多种生产技能。例如,彝族的男孩子在六、七岁时即开始进行骑马、射击技术的初步训练。女孩子在很小年纪即开始跟随母亲或

姐姐学习简单的家务,如洗衣、纺线等,其他诸多民族如苗、侗、白、纳西族等也大体如此。在如此幼小的年龄即开始对儿童进行基本的生存生活技能传授,使其得以迅速地成长为有能力适应恶劣自然条件的新一代民族成员,校外教育功不可没。另外,校外教育系统中教育内容与生产现实的紧密结合,教育过程弥散性地存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契合了这种生产水平的要求。与校内教育系统相比,这种教育可能在某些层面上表现出效率不高的问题,但它却因其持久、广泛与缓解人们迫于生存的压力而不容替代。

西南各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具有很大程度的严酷性。相对封闭的自然空间、可资利用土地等资源的匮乏、恶劣的交通条件等都构成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域内各民族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构筑着自身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区域内各民族风俗尽管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在繁多的具体规约背后却存在同质性的东西——好客、豁达、多礼、诚挚等。所以如此,它表达出人们在互帮互助互托中依靠集体力量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指向。宗教氛围的浓烈也是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的重要特点。佛教、基督教、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等普遍存在于区域内为很多民族共同信仰。此外,几乎每个民族还都有本民族自身的宗教。高频度的宗教仪式、繁杂的宗教规约可能让我们这些“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这些信仰却是人们在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之下燃起生命之火的指路明灯。能歌善舞是西南各民族共有的特征,傣族、彝族、藏族等民族的舞蹈,侗族、土家族、壮族、白族等民族的山歌,它们或激扬,或柔美,或倾诉生活的艰辛,或表达缠绵的爱情,所有这一切都昭示出各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是它们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生活状态中绝不可能缺少的东西。直言之,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各种习惯禁忌、道德原则、行为方式等决不是空穴来风式的臆造,它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生存的自然/文化生态之中。校外教育系统对其传承与发展担负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二)校外教育系统功能发挥的负效应

西南民族地区校外教育系统功能发挥的积极方面已如前所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客观地讲,其保守乃至落后的作用也不容否认与忽视。

首先,民族文化的全面传承过程往往导致对外来文化的全面拒斥。“文化内容的各种因素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中

‘方式’的变化,都要受到其他部分的牵制。另外,文化内部的这种相互牵制,使某种文化总体不易被异文化打破,也不易为异文化吞噬,而表现出相当的内聚性和排他性。”^[7]这种内聚和排他的性质阻碍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使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一种循环的封闭链环并表现为滞步不前的往复状态。对于西南民族地区校外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而论,无论是自然完满的人的培养,或者是生存、维持功能中基本生存技能的训练等,其实质都带有全面复制本民族文化的性质,这往往成为从他民族吸取有价值及符合时代要求东西的天然障碍。

其次,校外教育系统对民族文化的全面传承在保留其合理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不免泥沙俱下,使民族文化中一些陈腐的东西也一并传承下来。西南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少陈规陋俗长盛不衰即源于此。例如,歧视女童、极度铺张式的婚葬礼俗、各种宗教粉墨登场排挤科学技术等现象也较为严重,很多地方巫医、巫术大量存在并支配人们的生活,为举办各种道场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等财富,所有这些都与校外教育对民族文化全方位传承密切相关。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区域内很多民族对校内教育系统存在着浓烈的淡漠甚至抵触情绪。社会成员的文盲率、在校儿童的失学率居高不下;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人口质量下降。民族地区校内教育功能的正向价值在不小程度上被无形抵消。这表现为,对于接受了一定程度校内教育的民族成员来说,他们通过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意识得以确立,同时,克服本民族各种惰性心理与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渴望也被激活。但是,在校外教育系统全面传承民族文化的机制下,他们一旦回归本民族社会,其中大多数则淹没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最后又被民族文化中诸多落后观念所俘虏。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校外教育熏陶之下所形成的开放意识缺乏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现代

心理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种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3]^[24]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真正的贫困在于心理认识的贫困,真正的落后在于人的观念的落后。校外教育系统所传承的诸多不合时代要求的观念使即便曾受过学校教育的社会成员都无法走出各种陈规陋习的羁绊,对于那些从未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社会成员而论,则更是如此。

结 语

西南地区诸民族存在着校内外两个功能对立、互不相容的教育系统,这种状况构成了西南地区诸民族发展之路上的重大障碍。两大系统功能上的冲突导致了如下两种矛盾:在共时性上表现为民族化和现代化之间,在历时性上则表现为民族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之间。进一步探讨两大系统互补的机制,区域内民族教育才会走上否定之否定的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查有梁.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M].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26.
- [2] 霍桂桓. 当前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和出路[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0-16.
- [3] 袁贵仁. 人的哲学[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 [4] 张诗亚. 西南民族文化溯源[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8.
- [5] 傅维利,刘民. 文化变迁与教育发展[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85.
- [6]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王伟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3.
- [7] 沙香莲. 社会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35.

责任编辑 曹 莉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Inner and Outsid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s in Southwest Ethnic Regions in China

YAO Jia-li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nner and outsid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s have their own functions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s in China. The two systems have positive value as well as negative effec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education in this region should be a functional mutual o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Key words: minority regio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education system; function